

历代名窑名瓷与咏瓷诗*

陈雨前

(学报编辑部)

摘 要

本文对我国历代名窑名瓷与相应的咏瓷诗,作了较为系统的归纳、整理与分析。

陶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,它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,作出了卓越的独特贡献。伴随着陶瓷进步与发展的脚步,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出现了众多的名窑名瓷。官、哥、汝、定、钧、景德镇、德化、佛山、宜兴窑等等,都是名播中外的名窑,这些名窑均生产了无法统计的名瓷精品,受到了世人的欢迎和赞赏。历代的文人墨客们,以诗为心声,来歌咏它们,来赞美它们,形成了咏瓷诗的泱泱大河。这些诗的作者,有唐代的杜甫、宋代的苏轼、明代的徐渭、清代的郑板桥、现代的郭沫若等大诗人;也有收藏家、普通游客;既有贵至皇亲(如清乾隆帝)、革命前辈(如董必武、谢觉哉),也有普通百姓。诗的体裁,不拘一格,活泼多样,既有格律诗,也有白话诗;既有长诗,也有短句。诗的内容,丰富多采,既有描绘形象的,也有赞叹工艺的;既有形容釉色之美的,也有赞美构思之精巧的。诗的风格也因窑因瓷而异,有的严谨,有的活泼,有的含蓄,有的明快,有的凝重,有的洗练,有的严肃,有的诙谐,象一支大型交响乐那样,合奏着美的韵律。

咏瓷诗,是我国诗歌的组成部分,它有独特的美学特征和审美魅力,有必要对陶瓷诗歌进行系统的挖掘、整理和研究。本文仅仅是一个尝试,借以抛砖引玉。

我们知道,在中国近万年的陶瓷发展的历史长河中,涌现出众多的名窑名瓷。这些名窑名瓷,胎质、釉色、风格各不相同,各具魅力。如钧瓷的绚烂多彩,汝瓷的汁水莹润如堆脂,景德镇瓷的白如玉、薄如纸、声如磬、明如镜,龙泉瓷的翠绿晶润雅洁,磁州瓷的淳朴豪放,定瓷的洁白雅素,耀州瓷的“巧如黄金,精比琢玉……击其声,铿铿如也,视其色,温温如也……”,德化窑的“象牙白”,建窑的黝亮,等等,莫不在历代的陶瓷诗歌中得到细致、生动、形象的再现,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。

一、德化白瓷与诗

* 收稿时间:1993年12月20日。

德化白瓷,瓷胎细密,有良好的透光度,釉面为纯白釉,“色泽光润明亮,乳白如凝脂,在光照之下,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,因此有‘猪油白’、‘象牙白’之称。传入欧洲后,法国人又称为‘鹅绒白’、‘中国白’等等。”(《中国陶瓷史》P392)德化白瓷的这种特征,在历代的咏德化白瓷的诗中,便得到鲜明的反映。如“宇内闻声说建窑,坚瓷素质似琨瑶”(清·殷式训《龙浚八景·瑶台陶烟》)、“天门昨夜开窑锁,瑶台飘落花千朵,建白玉无瑕,瓷雕寰宇夸”(当代·黄拔荆《菩萨蛮·参观德化瓷厂艺术车间》),前后两首诗均以洁白无瑕的实物“琨瑶”、“花朵”喻白瓷,使抽象化的白具象化为可感的形象。其它尚有“龙浚建白洁如莹,剔透玲珑烧制精”(当代·宋展化《瓷都三唱》);“凝脂冻酷宁堪比,泰玉明牙或可方”(当代·陈存广《访瓷都德化》);“银泥烧出象牙白,冻玉凝脂总不如”(当代·唐宗刚《为德化白瓷咏四绝》),等等,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“中国白”,化为可指的审美意象,使读者在审美联想中感受到纯净素馨的美。

二.越瓷与诗

我们知道,越瓷(包括龙泉青瓷),是非常珍贵的。它在海内外有价比黄金之说。中国的帝王、士绅、庶民对越瓷也是珍爱有加。在唐代近乎形成一个咏越瓷诗的高峰。著名诗人孟郊的“蒙茗玉花尽,越窑荷叶空”(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》)、方干的“越器敲来曲调成,腕得匀滑(细)自轻清”(《李户曹小妓天得善击越器以成章》)、徐夔的“拔翠融青瑞色新,陶成先得贡吾君。巧剡明月染春水,轻旋薄冰盛绿云”(《贡余秘色茶盏》)、许浑的“薪簟曙光冷,越窑秋水澄”(《晨起》)等等,都分别以“荷叶”、“春水”、“千峰翠色”和“秋水”等,来形容越瓷的素洁莹润和秀色可餐。

不独唐代人颂赞越瓷,宋代乃至当代诗人都对越瓷心仪不已。清代乾隆帝曾对蜚声中外的龙泉青瓷,赞不绝口,题诗七首,分别刻于龙泉青瓷的器底。兹录于下:

其一

宣成近代制犹精,	遥以宋窑梦二生。
笑把葵花百圾者,	轮如烈士善循名。

其二

色暗纹彰质未轻,	哥窑因此得称名。
雅如法护僧弭矣,	生一居然畏后生。

其三

宣和陶器用功巧,	修内督之夸坚伦。
设日葵花喻忠赤,	师诚辈岂果其人。

其四

花分六尺出径围,	古色穆然火色微。
虽是难为兄所道,	即今匹此也应稀。

其五

纯青□觉选官窑，
义协河图宜贮水，

碗肖葵花□□昭。
羨他生一有名标。

其六

品称珍奇亦称稀，
插笔簪花无不可，

生二陶成是也非。
一家声应本相依。

其七

釉气犹滋火气磨，
系绳恰称奴僮负，
李化奚囊堪伯仲，
如非守口拟致问，

两旁贯耳足穿过。
擷葩偏供诗客哦。
陆家越器未差讹。
把玩曾经阅几多。

为龙泉青瓷的恢复与发展作过贡献的翟翥武有《龙泉青瓷颂》三首。现介绍其两首。

其一

雨过天青云破处，
温润纯朴色形备，

梅子流酸泛绿时。
古光今彩话龙瓷。

对龙泉青瓷的形、色、风格和动人魅力作了细致、贴切、形象的描绘和赞美。

其二

龙游苍海，泉涌剑池，瓷成天青，窑开山碧；晴空云鹤，玉润金紫，
哥弟争辉，彩霞无际，宋明逊色，誉驰遐迩，物华天宝，激励来兹。

对龙泉青瓷的釉色之幽美形容得维妙维肖，淋漓尽致，与其一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咏越瓷的诗作，可与越瓷相映成辉，它们一以视觉形象，一以文学形象，一属空间艺术，一属时间艺术，共同组成越瓷的美的世界。

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书记王舒冰同志亦有咏越瓷诗两首：

其一

秘色翠青千峰来，
九秋中宵珠光镜，
越国越窑有盛名，
千峰翠色发茶香，
戴山春满望塔中，
越碗初盛添异彩，

明月春水碧楼台。
华夏瓷葩处处开。
越泥如玉越泥澄。
瑰丽多姿冠宇中。
碧绿春满水相连。
科技成果谱新篇。

其二

古都州桥依然在，
冰裂鳞血分青白，
绿如春水初生日，
官窑名瓷玉为泥，

赏心悦目官瓷瓶。
润如海裳余霞红。
宛如雨过又天青。
内蕴宝光如脂冰。

聚沫搅珠成蟹爪， 蚯蚓走泥如蛇龙。
金盘玉碗少雕饰， 人巧久植翠千峰。

三. 钧瓷与诗

我们知道，钧瓷属北方青瓷系统。钧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乳浊釉，釉内含有少量的铜。故尔，烧出来的釉色青中带红，有如蓝天中的彩霞。其蓝色也很独特，色泽深浅不一，且多近于蓝色，是一种蓝色乳光釉。这种蓝色乳光釉正是钧瓷的一个重要特色。其中，蓝色较淡的称为天青，较深的称为天蓝，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，这几种釉都有萤光一般的幽雅的蓝色光泽，十分奇异美妙。正是这种奇异美妙，感染了历代诗人，诗人们以他们的诗来回应、赞美这种奇异美丽，诗和瓷既各具妙处又相映成辉。

著名书法家费新我有诗赞钧瓷：

雨过天青火焰青， 鸡血茄紫蚯蚓纹。
钧瓷焕彩由来久， 而今推陈又出新。

该诗确切而又形象地描绘了钧瓷釉色之灿烂、纹饰之奇异。

书法家苗子亦有诗咏钧瓷：

声播人间说宋窑， 推陈新艺数今朝。
天青月白已难得， 变色海棠红更娇。

本诗推崇钧瓷名品“天青”、“月白”和变色釉“海棠红”，全诗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美丽世界。

著名文学家姚雪垠有诗题钧瓷窑变挂盘《寒鸦归林》，诗曰：

出窑一幅元人画， 落叶寒林返暮鸦。
晚霞微茫潭影静， 残阳一抹淡流霞。

此诗既描绘了挂盘画面的意境，又是对钧瓷瑰丽美的颂歌。

张天正的咏钧瓷诗作，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：

高山云雾霞一朵， 烟光凌空星满天。
峡谷飞瀑兔丝缕， 夕阳紫翠忽成岚。

四、大邑瓷、建窑瓷与诗

唐五代时期，四川大邑产白瓷，风靡一时。唐代大诗人杜甫，有一首《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》诗，对此作了形象细致的描绘：

大邑烧瓷轻且坚，扣如哀玉锦城传。
君家白碗胜霜雪，急送茅斋也可怜。

诗中“轻且坚”，谓胎质细薄；“扣如哀玉”，指胎质经烧成以后，扣之，声如哀玉；“胜霜雪”，形容釉质细致洁白。这首诗从胎质、声音、釉色几方面都作了描绘，给人以立体的形象。

谁将大邑瓷， 相并九华枝。
继昼明为用， 无尘静与宜。
清闲觅句际， 伴影读书时。
何必昭阳殿， 徒许金玉为。

建窑在福建建瓯永吉一带，以烧造黑釉瓷著名。它是宋代众多的民窑之一。建窑黑瓷的特点是黑亮釉的釉面上布满斑纹，因斑纹形态而有闪亮的如细丝条状似兔毛的兔毫，有小圆点斑群星密布的油滴等多种。这种黑釉，透亮灵逸，色泽变化万千，纹饰线条流畅，多姿多采，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在古今描绘建窑的诗作中，我们可以寻觅和体味建窑的这种独特的魅力。

宋代大诗人苏轼，有一首《送南屏谦师》诗：

道人绕出南屏山， 来试点茶三昧乎。
勿惊午盞兔毛斑， 打出春瓮鹅儿酒。

诗风诙谐，诗意清新明快。

宋代其他大诗人如梅尧臣的“兔毛紫盞自相称，清泉不必求虾蟆”（《和欧阳修》）、黄庭坚的“松风转蟹眼，乳花明兔毛”（《信中远来相访且至今岁新茗，又枉任道寄佳篇复次韵呈信中简任道》），有杨万里的“鹰爪新茶蟹眼汤，松风鸣雪兔毫霜”（《以六一泉煮茶》），蔡襄的“兔毫紫瓿新，蟹眼清泉煮”（《北苑十咏试茶》）、陈襄叔的“鹧鸪碗中云紫字，兔毫瓿蔡雪作泓”（《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》），都洋溢着一种逸态灵气，读了令人心旷神怡。

五、宜兴窑和诗

宜兴紫砂以“温润如君子，豪迈如丈夫，风流如词客，丽娴如佳人，葆光如隐士，潇洒如少年，短小如侏儒，朴讷如仁人，飘逸如仙子，廉洁如高士，脱尘如衲子”（《茗壶图录》）而著称。它兴于宋，成于明，盛于清，至当代得到更大的发展。历代的文人墨客似乎更加青睐宜兴紫砂，咏颂它的诗作特别多，从宋代开始一直到当代，不绝如缕。

宋代欧阳修的“寒侵病骨惟思睡，花落春愁未解醒。喜共紫瓿吟且酌，羡君潇洒有余情”（《和梅公仪赏茶》）的诗作，表现一派儒雅之风。

苏轼有一首《煎茶诗》：

活水还将活水烹， 自临钓台汲深情。
大瓢贮月归春瓮， 小勺分江如夜瓶。
茶雨已翻煎处脚， 松风犹作泻时声。
未能饱食禁三碗， 卧听江城长短更。

诗作者的风流潇洒的逸情雅致，表露无已。

清代的郑板桥曾自制一壶并铭诗一首：

咀尖肚大耳偏高， 才免饥寒便自豪；
量小不堪容大物， 两三寸水起波涛。

讥时刺世之情力透纸背，和郑板桥的诗风、画风与人格相一致。

民国时期的李景康，曾有诗《赞邵大亨所制画化龙壶》：

紫砂莹润如和玉， 香霏纷藤茗初熟。

七碗能生两腋风，一杯尽解炎方涸。
 壶兮壶兮出谁手，鬼斧神工原不朽。
 当代著名的陶艺家高庄也加入了咏颂紫砂的诗人队伍，他有诗曰：
 我爱紫砂无釉彩，相见如人披肝胆。
 不靠衣衫扶身价，唯依本质令人爱。
 诗歌颂了紫砂壶的素雅朴实的美，并表现了作者的美学观点。

六、佛山石湾窑与诗

佛山石湾窑始于宋，盛于明清。《广东通志》（1882年）曾记载：“石湾去佛山廿余里，所制陶器，似古之‘广官窑’，郡人有‘石湾瓦，甲天下’之谚。形制古朴，有百极碎者，在‘江西窑’之上。”石湾窑以善仿钧窑而著称。传统的石湾陶器，器体厚重，胎骨暗灰，釉厚而光滑。但仿中有创，尤以窑变色釉为最。《陶雅》（寂园叟）曾盛赞石湾的窑变釉色“广窑谓之泥均，其蓝色甚似灰也。……于灰釉中漩涡周遭，颇露异彩，较之雨过天青尤极浓艳。因为云斑霞片不足以方厥体态……又有时于灰釉中露出深蓝色之星点，亦足玩也。”以“渔、樵、耕、读”为题材的石湾陶塑，是石湾陶塑的典型品类，影响深广。石湾陶艺以“胎釉深厚朴实，造型生动传神，技法多姿多采”的艺术风格风靡天下。

描绘、咏颂石湾陶瓷的诗作，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。郭沫若先生60年代初参观石湾镇时，留墨宝曰：

陶瓷尊独创，何用仿宋钧。
 艺与道俱进，品随岁月新。

融哲理、艺理与诗情于一体的诗作，鞭策了石湾陶人不懈地追求和创新。当代的石湾诗作，生动地再现了这种情形。如刘英的《陶城赞》：

其一

陶城璀璨赛花枝，杰作时新独创奇。
 巧夺天工夸绝艺，弘扬国粹仰良师。

其二

珍陶妙塑出奇葩，釉彩斑斓美万家。
 淡雅清谈皆悦目，丛楼耀壁赛飞霞。

石湾陶塑的发展，与历代陶塑名师的功劳是分不开的，刘传、庄稼等艺术大师，自然成为诗人们歌咏的对象。如杨崇立的《赠刘传先生》，便是一例。诗曰：

英伦昔日誉斯人，实践经年韵日新。
 藏露相因均动静，题材探讨悟经纶。
 推陈有志心求索，施技循方态逼真。
 泥火奇珍高品格，先生绝艺在传神。

七、景德镇窑与诗

而出现了许多优美的诗作。象《昌江杂咏》、《景德镇陶歌》、《陶阳竹枝词》、《浮梁竹枝词》，等等，都是描绘、颂扬景德镇陶瓷的专题性地方陶瓷诗集。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的“俯看全境如焚火，三千炉灶一齐熏”的雄唱，令世人对景德镇仰慕不已。在歌咏景德镇陶瓷的众多的诗作中，不乏大手笔的优秀之作。试举几首：

咏官窑霁红瓶

清·乾隆帝

晕如雨后霁霞红，	出火还加微炙工。
世上朱砂非所拟，	西方宝石难致同。
插花应使花羞色，	比画翻嗤画是空。

清乾隆时，景德镇的官窑（唐窑）盛极一时。景德镇官窑每年贡送皇宫的瓷器数以万计，乾隆每每喜不自胜。面对红釉失透深沉、呈色均匀、釉如橘皮、造型各异、烧造程度高的霁红瓶，儒雅好诗的乾隆帝难掩诗情，题诗赞美，自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清代龚轼的《景德镇陶歌》曾这样描述过霁红瓷的难成：

“官古窑成重霁红，最难全美费良工。霜天晴昼精心合，一样搏抟百不同”。

谢觉哉与董必武先生分别于1959年3月和1960年11月到景德镇，分别留诗《游景德镇》和《初到景德镇》，对景德镇瓷器的形、色、技艺、风格与魅力作了生动的描绘和赞美。

游景德镇

谢觉哉

配料调色细且精，	塑形绘影艺超群。
方知日用寻常品，	曾费劳工无限心。
风格“四如”传古代，	车轮载誉越重瀛。
瓷都跃进今方始，	量质都须加倍成。

初游景德镇

董必武

昌南自昔号瓷都，	中外驰名誉先孚；
青白釉传色泽美，	方圆形似器容殊；
艺精雕削神如活，	绘胜描摹采欲敷；
技术革新求实用，	共同跃进是前途。

1965年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来到景德镇。留下了《题与艺术瓷厂》一诗：

中华向号瓷之国，	瓷业高峰是此都。
宋代以来传信誉，	神州而外有均输。
贵逾珍宝明逾镜，	画比荆关字比苏。
技术革新精益进，	前驱不断再前驱。

诗中，对景德镇陶瓷的历史、地位、成就、特色，作了高度的概括和颂扬。